





唐書卷其百十五

宋裕端之明殿之學士

列傳第四十

狄郝朱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宋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

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一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之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如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



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  
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  
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  
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禁止凡毀千七百房  
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  
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  
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  
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  
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出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

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  
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  
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  
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  
下四面成蹊柰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  
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  
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  
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  
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



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卽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

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鼓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日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



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  
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  
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  
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旣  
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  
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  
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  
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  
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瀆  
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旣久  
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  
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  
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  
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  
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  
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  
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  
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



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赦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陪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三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

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



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日還爾太子仁傑  
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  
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  
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  
言后雖伎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  
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  
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  
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  
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  
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

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  
傷破家產別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  
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  
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  
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  
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比由恩不溥洽失在  
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  
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  
可爲憂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  
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



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施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令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

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旣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卽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子光嗣景暉暉上書言專懇所請願申薄禮光嗣聖歷初爲司府丞武后召宰相各舉尚書郎令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



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叅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族孫兼謨此官員代源以蘇鄰閩試曰派突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蘄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賊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旣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

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爲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爲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爲傅俄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



吏歸千緜賜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友耻爲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泚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糲不顧密昇料精銳擊之虜郤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婆寐案其方書爲祕劑取靈蘄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饑而大

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耶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



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於位人之攸暨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旣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

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王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至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



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乎天下降災諸人  
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  
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  
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  
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  
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  
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  
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  
俊死諉臣日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

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  
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  
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  
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  
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田不宗之官許曰  
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  
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斲夷祖父棺冢  
自是訖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塞口云下融流言激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  
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



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門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漸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

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複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



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祕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蘧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橐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

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譔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旣明非其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



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  
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  
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  
策始崔寔仲長統王郎曹冏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  
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  
儒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  
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裹復矣尚有遺者耶  
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  
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  
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

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祕書監諡曰元  
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  
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  
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暉員半干魏知古共  
諡爲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  
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  
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  
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  
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齒以



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又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之以張世以爲各言式高宗舉天下無以輒

唐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 宋 祁 撰 泉 賦 列傳第四十一 二王韋陸二李杜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楊徙雍咸陽父弘直爲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

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徽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忍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



領沓墨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苟納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

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隘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爲罷行方慶嘗以令葦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遵用頽紊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



身改麟臺監脩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是歲眞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

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爲太子更弘爲崇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兖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畫皆異本方慶歿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亡孫備六世孫璵別傳璵曾孫搏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叅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



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申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謂不誣矣書蘇大勳蘇執干為首賊四十餘軍備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叅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募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備至虜中脅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喪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百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為柳州刺史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即抵以

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為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為三鎮即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資福刻杖扑皆踰制盛夏治署舍牆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反殘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浴于川語曰天方雨牆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



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厠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  
實官屬李矩甫皆死弁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  
鄆亦搖乃拜弁開州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州斬東市監  
軍士遂所製杖出示於朝爲戒云或謂察其資祿該  
搏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  
刺史久之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董昌誅出爲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  
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搏請因赦  
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

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  
搆藩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  
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  
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  
崔胤與搏並位素忌搏明達有謀卽劾搏爲中官外應  
會胤罷宰相疑搏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政卽  
譖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  
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  
崖州司戶叅軍事賜死藍田驛



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機輒發暇卹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耶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叅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

疑獄劇事多與叅裁武侯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對思謙爲辯其枉因言仁會營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鸞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絕詔給扶侍轉司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邪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



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  
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思精曰喪國者哀奈何尚哉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  
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  
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  
浮廣倡優鼓吹謹譁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  
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  
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  
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  
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命未

嘗著彙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  
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  
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艘若亟毀而敗則是用  
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  
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  
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幾畀小人哉書不報未幾  
復爲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三州刺史有  
善政轉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  
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  
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命咸推承慶召使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為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衆嘆其壯然以累猶流嶺  
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兼修國  
史封扶陽縣子招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  
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  
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諡曰溫人婚書不詳未幾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  
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世比晉  
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爲四川最承慶解鳳閣舍  
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  
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卽拜鳳閣舍

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  
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徼  
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  
選補逾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  
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大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  
海內知嚮然後審畀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  
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  
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  
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  
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



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讐復嫌苟圖功求官賞耳  
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  
輕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瞭  
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爲憂李嶠唐休璟  
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  
不得遣請遷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爲  
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  
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  
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

魏洛二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刺史繇相州刺  
史入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  
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  
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  
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  
率取高貲多下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亟  
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  
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  
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  
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



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  
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  
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  
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匹  
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此諸封家所入已寡  
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二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  
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  
求各遣奴阜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貿易斷盜誅責紛  
紜曾無少息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  
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

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  
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  
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  
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  
邪賊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  
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  
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  
之門僥倖開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  
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  
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



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法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逍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栢藤盤數十物唐隆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爲救免出爲許州刺史以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爲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坐宗楚客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爲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

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諡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爲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

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爲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爲陳留太守卒

濟開元初調郵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旣衆謝



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儼並貶爲刺史濟四遷戶部侍郎爲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奧夏令亦以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爲翰林學士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諡得罪憲宗意弘景摛助出爲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

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俛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遷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駿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



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爲長慶名卿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伯父東之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

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讐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呂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橐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叅軍事時吉頊與



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  
項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  
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脩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  
望宜幹樞近君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  
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  
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  
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  
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  
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

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  
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  
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  
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  
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  
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  
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  
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  
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



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諡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日子能紹先構是爲象賢者乃賜名焉

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爲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刈敝上言當謹視盜



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

元方從父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喟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辨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內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

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述京兆韋述吳興蔣洌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府事諡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啗利嗇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丞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

訖無悔尤采舉明辨蘇武安煥以書韓昇聞天師中隱



子璪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東曠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璪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況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暴

除

河

南

河

東

京

兆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

納遺甿而保全之觀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衆而興但恣殘剽所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驂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



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拽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病免召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卧治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勦絕元惡且搖亂胎禍憂未旣也后納之廬陵王之

還密贊其謀旣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檢校閣中及善卽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



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率章獨以規誠睿宗佗日謂日嚮日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卽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日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日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

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旣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伊衡以妾爲妻鬻田宅至兄弟訟闕家法遂替去無量時之異司以爲守志對鳳閣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卽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日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日公持咫尺制真僞莫辨卽欲攪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旣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



目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寢知名入爲司  
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  
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  
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  
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  
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秋官  
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  
舍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  
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

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花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  
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  
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謝罪后曰眞宰相會李昭德下獄  
景佺苦申救后以爲面欺左遷秦州刺史入拜司刑卿  
聖歷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  
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爲  
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爲秋官尚書坐漏省內語降司  
刑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  
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  
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假蔭而官吾志  
邪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爲本州刺史改冀州遷  
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  
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  
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  
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  
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  
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  
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諡曰成

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  
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  
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  
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  
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  
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彊幹弱  
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  
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  
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







賈曰外舊書聖聖二平限天殊輔也示平皆不合

聖聖元平野以鳳閣前限同鳳閣營臺平年事○此兩

林景全對○舊書又欲盡除目與竹景劍

賦禽遊州大儲晉自吳史○舊書賦遊同承師史

工部尚書

劉元式平泉共入○平○舊書○舊書○舊書

幸思蕭千承慶餽新時尚書○舊書○舊書

唐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七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

司曰宋天端與明自殿學士劉宋為祁刻撰更立

裴列傳第四十二宮宣太子合○舊書○舊書

因與裴劉魏李吉○命炎自隨○率師林謀軍謀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

生休澣宅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

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

州司倉叅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寢遷黃門侍郎調露三

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

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



示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爲中宗改  
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  
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  
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  
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  
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  
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  
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  
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  
豫王爲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已持政稍自肆

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  
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  
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  
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  
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  
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  
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  
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  
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  
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晉曰炎



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  
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蹇味道御史魚承擘  
參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  
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  
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  
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  
驛炎被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  
折節籍其家無僮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  
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  
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睿宗立贈

大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申州義陽人介廉有才  
以炎故流死雋州炎從子佺先先也意也精也遂也感也不也  
佺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止變求面陳  
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佺先  
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  
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  
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  
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  
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歲餘逃歸爲吏蹟捕流  
北廷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



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劉無疆姓殆流入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慰安流人實命殺之仙先前知以橐駝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鬪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請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慰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忠切縱還繇是仙先得不死中

宗復位求炎後授仙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叅軍終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禕之



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等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叅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同兩省先是姊爲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雋州后爲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馮陵不足校願戢威紘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冀蓬在麻不扶而

挺也后旣立王爲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寒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己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



言后怒曰禕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鞠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爲拒制使賜死千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禕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己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通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歎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叅軍思鈞播州司倉叅軍睿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翰嘗爲御史

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卽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旣廢不自護藉乃馳逐爲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



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  
誼寔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  
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  
年異人間出諸色人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  
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舍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  
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  
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  
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  
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  
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

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  
大臣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  
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  
法與世敝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  
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  
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  
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  
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  
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  
皆皆早仕弘文崇賢羊牛輦脚之類程較旣淺技能亦



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胥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梁肉故當衰敝乏賢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旣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

而擇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卽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母久留興以爲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



耳不能爲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至頴王傅察御史武賁溫州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惡出爲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彊直而昵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吏刺取朝廷事迷隱其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於

朝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叅軍崔擢爲尚書郎不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卒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涇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廝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



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  
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  
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  
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  
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  
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  
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  
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  
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  
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

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  
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  
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  
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叅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  
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  
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主張祿言而卒用憂死向  
使昭王不卽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  
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猷怠  
細政擢委昭德秉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彊復聾盲  
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



口臣伏見南臺敕旨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  
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  
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輿駁異是陽露擅命以  
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風指陰相  
傅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土拂雲漢夫小家  
治生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  
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  
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  
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曰誠如所言  
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

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  
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左  
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  
調明堂尉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賊當死頊往見武承嗣  
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玉巾盥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  
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  
哲死遷頊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  
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閎生平所悟者凡三十六姓捕  
繫詔獄撈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右



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項  
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  
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項曰于安遠  
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  
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爲尚食奉御  
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項辭  
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  
宗時封一笥書誘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  
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  
還項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

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之項誦  
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項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  
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  
控鶴內供奉項又彊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歷二年進天  
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  
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僂項嚴語侵之無  
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銜之張易  
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  
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効之非止保  
身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



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  
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易之昌  
宗乘間如頊教后意乃定旣而知頊與謀召見問狀頊  
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  
乃還中宗明年頊坐弟冒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  
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疾棘請須臾間后命  
坐頊曰水土皆一盍有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  
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頊首謝曰雖臣亦  
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  
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

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頊尋徙  
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頊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  
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  
盜廟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頊進不以道  
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  
遠矣禕之立同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裴炎傳元範申州義陽人以炎故流死嶺州○舊書坐  
 救炎流死瓊州  
 李昭德傳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舊書坐流愛州  
 乾封中起為桂州都督  
 吉頊傳頊尋徙始豐尉卒○舊書改安固尉尋卒

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裴炎傳元範申州義陽人以炎故流死嶺州○舊書坐

救炎流死瓊州

李昭德傳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舊書坐流愛州

乾封中起為桂州都督

吉頊傳頊尋徙始豐尉卒○舊書改安固尉尋卒



吉寶判度幕於成敗擢卒。○善書如安國規摹卒

薛桂中跋為卦狀楷晉

李邵肅判坐肅親州召拜會州陳史。○善書坐肅愛州

薛炎肅亦與州

裴炎判元肅申州。○善書坐肅愛州

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七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

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

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

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冶之金為象然猶有

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墜蟲蟻且巨億計工員

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

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

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

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

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



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  
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  
善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  
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  
河南牛疫十不盪在詔雖相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  
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  
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  
國家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  
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  
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

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  
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  
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歷不移天地復  
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  
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  
初詔自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  
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  
下詔書弛不急兵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  
不稱前詔掘壤伐木寔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  
省尋爲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玄宗開元初大旱關



中飢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  
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  
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汎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  
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  
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  
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  
永保太和是皇天於陛下矚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  
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  
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廩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  
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惇獨蠲薄徭賦去淫巧捐

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  
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  
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  
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  
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監  
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  
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巡天兵  
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  
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  
長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



不數萬不可以行廢農廣饋飢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積漠譬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繒綿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坐漏禁內語出爲沔州刺史頻徙蘇宋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地

雄奧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別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爲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貞穆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躋於仕屢表薦之人尚其方介云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湊永淳初解褐婺州叅軍事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



稔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  
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  
伏入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  
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  
史睿宗立授鴻臚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  
太子重俊有詔加諡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上  
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天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  
不加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  
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  
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

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止逆黨悔非回  
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羣臣涕數行  
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  
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爲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  
師免胄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  
宮中爲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  
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褒此時韋  
氏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  
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  
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諡曰恭漢太子據諡曰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五  
戾今太子乃諡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諡者質於御前  
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  
蒙冰釋不復異議如日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  
以爲辭宜易諡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  
瞿然引內閣中勞曰誠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  
實逆不可以褒請質行以示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  
等贈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爲方農月興功雖  
貲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僱趨末棄本恐  
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爭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蚩  
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

岑羲曰公敢是耶湊曰食厚祿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  
死乎朝廷爲減費萬計出爲陝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  
欲建碑靖陵湊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早不可興工諫  
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曰傳  
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  
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者  
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  
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  
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  
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



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賊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  
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  
州司馬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修舉詔賜  
時服勞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  
督諡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  
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  
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  
口銓敘平允官有旬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  
玄宗苦雨潦閱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

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爲安祿山  
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  
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  
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  
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  
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  
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  
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  
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且陳祿山反  
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



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  
不爲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  
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母害韋公父子獲  
免帝令壽王賜藥傅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豳國公肅  
宗立與房瑄崔渙持節奉傳國璽乃冊宣揚制命帝曰  
太子仁孝去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  
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矣煩卿等遠去善輔導  
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爲  
冊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聞瑄名且舊虛懷  
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

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  
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  
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旣死其月  
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  
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  
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  
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  
日月皆驗明年三月至鳳翔拜尚書左僕射罷知政事  
初行在所承喪亂後兵吏三銓簿領煬散選部文符僞  
濫帝欲廣懷士心至者一切補官不加檢復見素奏宜



明條綱以爲持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者猥集補署無所日訴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爲僕射徒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主皇以功食實封五百戶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諡忠貞子諤干申衣金出二金本同本異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陰儲蜀貲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爲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爲前知果非也諫五人新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九

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立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爲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中

顓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



通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  
備身自鄆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  
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羣簫俛  
皆布衣舊繼爲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  
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爲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  
宗立授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  
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旣喜接士後出莫不造  
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傳會之素議遂衰然  
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

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

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繩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

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

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

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

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

涇鄜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爲祕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

職如尚書丞郎繩判是圖簡以善職稱終陳王傅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撓景龍中屬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荆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貲入之官以廬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南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人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蒔柳于廷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夫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州不能誦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爲夏官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玉同



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鑿鑿尤  
苦思復爲賈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爲刻  
頌其祥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  
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  
譙王重福事捕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  
游至京師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罔上宜伏  
誅思復曰往韋氏擅內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  
必卽位今詔追善思書發卽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  
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  
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

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  
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  
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  
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  
之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  
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  
聞故河南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  
門侍郎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  
恬澹不喜爲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  
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



七十四諡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大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諡宗憲之山爲嶽州刺史我黃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爲狄又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可深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

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爲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爲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爲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鉞訊之貶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伋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府入爲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伋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員伋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爲縣令使者請伋伋許之旣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伋處以儉約遂爲定制衆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



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霽陰  
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  
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  
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未躬親  
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  
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爲  
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  
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  
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  
復僂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卽閉

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  
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又數  
年以來公私芟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  
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  
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  
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  
詐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  
設而僞不止長史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  
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  
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



真劉四平外氏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十五  
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媠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

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



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弃故宅別築第侈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

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積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事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克於錫何所媿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



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  
所愛何所持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壻則有今日之福無  
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  
今弃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  
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  
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爲久安計不使姦臣  
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克士賞  
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  
塞路不克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  
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

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  
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  
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  
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  
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  
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  
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  
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  
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  
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



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  
畜妻養孀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  
常欲填池壑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  
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  
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  
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  
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共給萬  
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  
甲胄寺塔不足穰飢饉矣帝不省睿宗立罷斜封官千  
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貞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

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只說不  
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  
及見者言之太祖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  
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  
待功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  
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  
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  
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  
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  
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



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  
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朋佞喋喋交  
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  
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  
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  
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  
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亢  
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  
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  
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

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  
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  
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  
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  
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  
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  
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  
工待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  
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觀得無晉卿之徒陰  
勸爲之冀娛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



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  
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  
微侍權貪贓替否按之岑羲屢以爲請替否曰我爲憲  
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潁王府長史  
卒年八十黃法益無用之官不意之終昔平書  
李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  
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  
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  
樂羊子捨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  
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玉仲孺梁鴻六人圖

象讚其行因以自倣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  
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  
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卽山敦促渤止書謝昔屠羊  
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  
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  
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諭  
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  
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  
得聞自卽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  
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



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  
穀屢熟符貺委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凶銷  
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  
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  
天下士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  
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  
固拒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  
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  
躍懷企頃刻以冀又切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  
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

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  
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爲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  
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  
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海心善其言始  
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  
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  
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  
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  
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  
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



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充無不濟  
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  
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晦術略啓沃有  
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  
敘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  
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  
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  
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  
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  
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

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弔郿士  
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闔鄉戶  
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  
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  
不止誠繇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  
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  
言道路弗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咨駭卽詔出飛龍  
馬數百給畿驛渤旣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  
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  
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植陛下卽位倚以責功安危治



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只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不實翬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

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爲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宜在朝出爲虔州刺史渤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



收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  
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  
當大旱責民三十年逋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  
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  
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遣諫議大夫時  
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渤  
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  
渤請出閣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  
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  
結諸內憂倦旣積災釁必生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

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卽位臣至三諫恐危  
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  
實不如罷之俄克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  
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  
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  
通章封無闕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  
服五坊卒夜鬪傷縣人鄠令崔發怒敕吏捕摔其一中  
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  
坐雞竿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  
吏哀請乃去旣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



曳辱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恐四夷聞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幔城篡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宦人益橫帝以問左右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它日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延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卽遣使送發於家且撫慰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爲懷州長史桂有灘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代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

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渤醜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太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裴潏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爲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潏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



御史爲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  
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  
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  
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  
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  
劑中躁病渴潏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  
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  
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  
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剋祇凶復張太平賓禮  
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

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  
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  
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  
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誅  
權賄僞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  
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  
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天地生之所  
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  
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



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樂  
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  
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  
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  
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潏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  
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  
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潏議曰杖捶者  
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  
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  
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

繇給事中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子左庶子  
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爲  
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  
戶部尚書諡曰敬潏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爲  
權近所持嘗哀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大  
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  
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潏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  
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  
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无妄之



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用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臯不獲臯所稱對臯爲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

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太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寃必列訴上



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  
權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  
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冤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  
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累遷諫議大夫  
爲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允審其副有不  
可輒卻之臣請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  
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  
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  
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繇是復  
棄官去開成未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爲侍御史注自  
邠寧入朝款伏閣劾奏注內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  
地下射賊謝帝不省後寔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繇倉部  
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澶王傳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  
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  
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  
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旣而麻出乃以趙儋爲鄜坊節度  
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  
不相甘終于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



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纒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剗脰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

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旣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卽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渤爭晏朝潏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其竄效京不野不商得姓

榮香也至隋年製博術精大士甘孔讓世不何幹率賦

禮也恭其甚嫌于對術誠錄音中却錄非預隨賈直自

贊以慈主賈直清安之以謝道言之不似世此言事常

與本年谷而發首若吏孔倉事然其古舉言高而讓

贊曰夫以不第一上西身患然知亦道多姑士火對限

其好平其地限自士限北半對亦辭鼓士策

事之專出人所慕之夫四百兩半然士香粹事論無別

唐書卷一百十八

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韋湊傳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舊書以公事

左授杭州刺史

虛心入為工部尚書○舊書歷戶部尚書

李中敏傳以病告滿歸潁陽○舊書中敏謝病歸洛陽



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九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乾隆四年校刊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



不妄生上見不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  
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  
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  
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  
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  
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  
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  
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  
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

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親貴離闕帝  
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  
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  
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  
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  
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欵膏脣之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  
之中噤頤媪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  
積霜成冰禍不可旣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  
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



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  
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  
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  
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  
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  
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  
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  
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  
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  
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

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  
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  
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譙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  
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  
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  
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  
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  
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  
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  
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舞號曰合生昔



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况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媠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立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孫元衡儒衡別傳

李父字尙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

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父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又條其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又上疏以爲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旣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



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又不可耳諫罷  
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  
又自附又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  
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權畏又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尙  
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諡曰貞遺令薄葬母還鄉里  
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頲畢構馬  
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又事兄尙尙  
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  
萼集又所著甚多尙一終清源尉尙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萬年

主薄護役蓬萊宮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辯列詳諦帝異  
之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奏上山川道  
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  
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鬪將而持軍嚴薛仁貴票勇冠  
軍高俛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才  
然夙夜小心亡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  
爲知言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尙書言忠尙氣及  
主選不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  
建州司戶參軍卒曾少有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  
宗爲太子遴選宮僚以曾爲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



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  
威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  
余而疆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  
哇咬蠱心喪志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  
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嗣堯舜之烈也餘閑宴私  
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示人況閱之所司  
明示羣臣哉願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一切罷  
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  
議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  
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

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  
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  
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  
州刺史遷禮部侍郎卒子至之曾缺志榮精敏來景武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  
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册既進豪帝曰昔先天誥  
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册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  
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  
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  
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



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贲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卑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去榮殺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後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

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傅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慰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尙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



言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  
 在占籍今卿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  
 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  
 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歷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  
 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諡曰文惠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  
 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為彭城令  
 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洎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

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况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  
 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  
 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整厓  
 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  
 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  
 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  
 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  
 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  
 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  
 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  
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  
帝從之河東王鏐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  
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鏐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  
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  
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鏐爭哀割生  
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  
不可復追是時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  
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璿  
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閩鄉獄更三赦  
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

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  
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  
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  
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  
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置行營節度卽承璀爲  
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  
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  
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  
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旣而兵  
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攸史范



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卽辟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疆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重烝誰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耻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

損威失柄祗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先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



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  
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  
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  
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  
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  
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  
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  
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  
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旣悟爲之輟畋降及  
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鶴死握

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楯可懼審其安  
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  
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耻未雪  
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  
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  
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  
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  
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  
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  
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



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墜境見利乘隙  
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  
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其人者於  
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爲居  
易雖進忠不見聽乃旬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  
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  
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  
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二李  
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  
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

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卽拜河南尹復以賓客  
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以太子少傅進馮翊  
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尙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尙  
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諡居易被遇  
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忌  
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旣復用又皆幼君偃  
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  
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  
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  
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叟鄭據劉真



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  
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  
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鷄林  
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  
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  
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  
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諡有司  
曰文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韻尚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  
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

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  
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  
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  
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  
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  
媠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  
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  
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  
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劔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



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  
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  
行簡閱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  
所慕尚寶歷三年卒年未詳立也報中敏亦知益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  
度使李聽府聽無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  
史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  
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  
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恭不任事  
卽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卽日知制誥召入翰

林爲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  
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  
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  
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  
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  
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  
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閥閱敏中以克選顥  
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讒自  
訴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庸相任耶顧左右取



書一函發視悉顯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  
餞頒璽書諭尉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  
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卽說諭其  
衆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堡回繞千里又  
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爲耕戰具踰年檢校司徒徙劔南  
西川增驟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  
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  
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殿毋拜  
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  
不二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貴之

譏書聞帝怒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譜  
者侍中珪之遠裔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  
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  
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  
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  
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  
肆行諡曰醜



書一函發視之  
 後加歷書  
 舉行篇目題

撰韻太博士曹濂責其濼不聖殿且教精引舉卦  
 戴墓斜東濬留守不頗其精以太計冠卦留書未至卒  
 稽其知代張  
 而博中以思  
 昔於中甚之  
 唐書卷一百十九

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白居易傳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

○舊書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

居易從祖弟敏中乃出為鳳翔節度使○舊書河中晉

絳節度使



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蘇曾與對

吳長從師弟海中大出為鳳陽刺史○舊書何中管

○舊書大中六年卒年六十六

白吳長軒會昌六年卒年六十五

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